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稗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沈希曾

經稗卷五

兖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詩經

詩序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雨

無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
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
為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為伋之傅母作黍離
為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苡為蔡氏妻作汝墳為周
南大夫妻作行露為申人女作邶柏舟為衛宣夫人作
燕燕為定姜送婦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
大車為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
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

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内外傳孟子其説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説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

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為序乎曝書亭集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為佳什非也客齋

詩協韻

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投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

彊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言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夢溪筆談

蔡寛夫詩話云秦漢以来字書未俻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皐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来燕燕于

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為協聲僕謂寛夫之説是矣然此二字未為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匡衡傳曰無説詩匡鼎來匡説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為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謐詩曰晉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㳺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

故字者是户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推之野客叢書

詩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有理僕謂古文

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

也葢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為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野客叢書

詩重韻

杜子美作飲中八僊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為八章以為必分為八而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三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

云安有杜鵑求其説而不得則疑以為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二字者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太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玁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舝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

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
末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
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
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鬚字焦仲卿妻作三語字
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
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
字結髮為夫婦一首二時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
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隤日

一首二歸字張恊雜詩黑蜧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三情字沈約鍾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日知錄

毛詩異同

夢谿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夭是椓蔡邕傳作夭夭是加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記

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猶不甚碍理者他有碍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畧於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逸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如楊秉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嘗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然其傳謬亦不為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為是折衷於理斯可矣野容叢書

毛詩助語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為句絶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

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旝字如舍旝舍旝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惟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有輯抗可與過其至於此字獨招䰟用之耳

容齋五筆

三百篇皆被弦歌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弦歌古人賦詩見志盖不獨誦其章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耳琴中有鵲巢操騶虞

操代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作詩皆以歌也

又琴有古人之雅琴頌琴者葢古之為琴皆以歌乎詩

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耳雅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

乃曰豳風兼雅頌夫歌風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

楚白雪詩本合歌舞漢髙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亦入

琴曲今琴家遂有大風起力拔山操葢以始語名之耳

然則古人作歌固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如此予讀文

中子見其與楊素蘓夔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蕩之什

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捫蝨新話

詩句不謀而同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詞旨如出一手説者乃以為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潤色整齊則有之矣試以證之揚之水三篇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不流束楚邶之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雅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

之城在河之滸在河之漘在河之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山有蕨薇隰有杞桋言秣其馬言采其蝱言觀其旂言韔其弓皆雜出于諸詩而興致一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下書同文師無異道人無異習出口成言皆止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容齋隨筆

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于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棹蘭枻斲氷

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僕謂此體亦出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如玄衮赤舄鉤膺鏤鍚朱英綠縢二矛重弓之類是焉野客叢書

詩斥人名

詩之為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周宗褒姒滅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惟趣馬楀惟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

纍之云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為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慆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註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日知錄

詩不避諱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克

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為虺蜴胡然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惟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為一月蓋已非周禮矣容齋三筆

孟子釋詩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為繁詞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呂成公之書解亦但言其熱閙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易傳詩傳其詞極簡鶴林玉露

興於詩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栴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此可謂學詩之法困學紀聞

康成箋詩之非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方中云騋牝三千則曰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制采芑云其車三千則曰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乘亂羨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為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棫樸云六師及之則以為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東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一時之言不可以一一牽合也康成蓋長於禮樂以禮而言詩過矣捫蝨新話

用詩語誤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訓故者如邶谷風之詩為淫新昏棄舊室而作其辭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于富貴則棄我今人乃以初昏為宴爾非惟於詩意不合且人再娶事豈堪用也抑之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公曰訏大也謨謀也猶道也辰時也猶與猷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定命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

歲時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衆此特謂上告下之義今詞臣乃用於制誥以屬臣下而臣子于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與入告爾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公曰誕大也彌終也鄭箋言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案訓彌為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既釋彌為終又曰酋終也頗涉煩複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氷誕寘匍匐誕后稷之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

恙以誕為大於義亦不通他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為發語之詞是以莆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此月耳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慶誕皆為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可革雖東坡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俗書之於此使子弟後生輩知之容齋五筆

關雎

關雎為國風首毛氏列之于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

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葢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

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于王國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為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為可議容齋四筆

左右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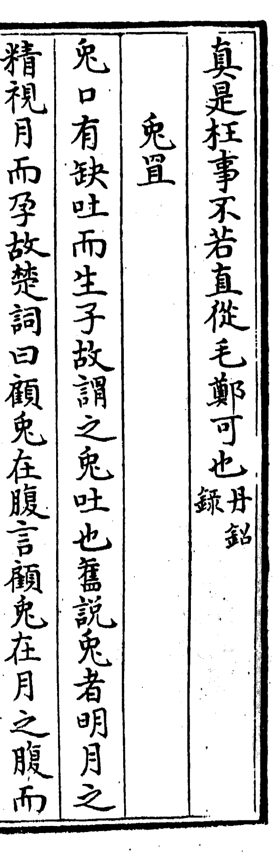
或有問於寫官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流也者順水之

流而取之也與抑非與敢取是馮官曰流者汎無定也安所得取之者也女子居于家靡所適也如荇之在水浮浮然故求之且求之得不得未可知也故諺曰一女留百家求也故曰寤寐求之又曰求之不得毛詩馮官記

卷耳詩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

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託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岨雖託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黄者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曽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



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丹鉛錄

兎罝

兎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兎吐也舊說兎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詞曰顧兎在腹言顧兎在月之腹而天下之兎望焉於是感氣禮云兎曰明視亦此意也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兎雌雄八竅故陶氏書云兎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吐子而里俗又謂視顧兎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兎之多寡也今孔雀亦合蓋先儒

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兎䑛毫而其感孕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蓋椓木之丁丁以有所聞施于中逵以有所見施于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於是焉肅肅則好德之至也故詩以此為德徐幹中論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且先王之化言格于蜀羌行至于雉兎然後為博故是詩正言兎罝而叙者以為莫不好德也古今注曰兎口有缺尻有九孔今尻於文從九蓋生于兎也内則曰兎去尻狐

去首蓋狐亦正丘首不忘本也說文無兔字以免為兔
兔生自口而出宜有留難而後免故字又通為免俗作
兔非也今免身亦謂之分娩蓋物之產乳莫易於羊莫
難於兔故羊子曰達兔子曰㝜達之為言羊也㝜之為
言兔也兔足前卑後倨其形俛又從免也冕字從免古
之說冕者以為位彌高而志彌恭其以此乎内則曰姆
教婉娩聽從蓋婉妻道娩母道聽婦道從姑道也毛詩名物
解

調饑

詩惄如調饑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鄭氏求其説而不得謂調音稠又改字作輖調饑也稠饑也輖饑也愈解愈離不若朝饑之為長也焦氏易林倆如旦饑晉郭璞周詩言別在斯須惄言如朝饑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天祿識餘

父母孔邇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乃勞之曰汝勞旣如此而王政酷烈又復如彼幸邇有父母可忘其勞父母謂文王爲官曰已勞矣不可為矣雖則云然無如邇有父母何也昔者周磐讀汝墳卒章喟焉嘆與夫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冐而仕則以父母甚廹近饑寒之憂故也韓嬰外傳釋此詩亦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蓋條枚條肄日就長大枯魚之焚漸至酷烈猶且顧得一仕以甘心彼周磐者夫非

善讀者耶且夫父母孔邇不必邇以饑寒也夫以至近之父母而遠人視之可乎故韓嬰又曰夫二親之壽已忽如過隙矣賢士雖欲成其名親可逮與則夫孔邇猶俗所云早晚者夫宫庭宴閑桑榆不逺苟為知年誰不痛心又况乎睹風木而長思者也故曰貧者為禄仕也

毛詩寫官記

甘棠

蔽芾之棠昔者召公之所茇也公則已矣而人猶弗忍

拜之況剪之乎夫其盛德足以永所思也齊景公之槐也嚴刑以禁之置吏以守之將使人望而不敢指目焉而人傷之夫其空威不足以庇所愛也故威去無生君德存無死君思𦙍者見于羹見于墻而特棠耶怨桀者喪及日而況槐耶金罍子

小星騶虞

宋末汶陽王質號雪山先生著詩經總聞二十卷其家櫝藏五十年淳祐中吳興陳日強守汶陽刻之郡齋始

行於世後又無傳矣謝在杭録之秘府諸子盡賣藏書
近為陳閑仲購得之歸之予中間不甚依朱氏多得風
人之趣如小星二章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
人勞不得不歸之於命抱衾與裯聞命即發不及治裝
也此說尤切宵征之旨如騶虞二章謂田獵之作一行
只五獸言不多也草始茁獸未有深庇所以如此其心
雖慈其禮不可闕也供君祭祀充君膳羞有不得已者
每有所獲必舉騶虞稱嘆言安得如此獸不踐生草不

食生物者也其心甚不欲也三百篇皆自叙己意而解之惜無力扳行之耳　因樹屋書影

抱衾與裯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矣惟小星一篇顯為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繼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于君故毛鄭從而為之辭而鄭箋為甚其釋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兩句為諸妾肅肅然而行或早或夜在于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裯者牀帳也謂諸妾夜

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況于牀帳勢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説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靁之指同 容齋三筆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為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為之説者必係之文武成康故不無牴牾如何彼穠矣乃美王姬

之詩其詞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傳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説考其意蓋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証諸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使以禮接于廟故築舍于

外未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迎共姬乃威公也莊公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為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取容齋五筆

騶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毛詩

未出之前説者不聞以騶虞為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為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蓋聞其聲今見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圄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黄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

騶虞為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為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于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為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為獸者出乎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為關雎之應故誤以

騶虞為獸因擬之為鵲巢之應或以為不殺或以為義
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
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
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明矣說文騶廐也月令天子教
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注謂僕戎
僕也此即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
及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

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即周禮辨六馬之屬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者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乗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爲掌廄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葢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

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豝豵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為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于二官焉二官修職而能獲斯效謂非由于文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為鵲巢之應也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知虞為司獸之官而不知騶為司車之官亦可謂明于此而暗于彼矣焦氏筆乘

邶鄘衛

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序僕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先生曰非諸侯也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内為三國即邶鄘衛是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邶以分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内故在於王黍離上且列為三國而獨

不謂之衛其意深矣以毛鄭不出此意故備載之子嫻真

柏舟

史記載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和即衛武公也戰國好事之口於聖賢横加詆毁史遷往往不能决擇善乎東萊之辨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弑之時齒又加長安得云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

侯既小歛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云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簒位也余閲班固人表以衛武居中下共伯居下下非其惑於遷說耶或云共伯即子伋也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作亂攻惠公立伋弟黔牟謚伋為共世子晉申生被讒受死與伋一揆謚法如之故檀弓云是以為共世子也檀弓句法與左傳魯人謂之哀姜相似葢出姜之歸襄仲

殺惡及視哀姜之遜慶父亦殺般及閔也余謂列女傳鄘誤為邶共誤為宣今共姜之節已著而共伯之孝未彰啟不存子説以詔来世陸堂詩學

詩汎彼柏舟古注為汎汎流水中葢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依恃誠嫠居之善自汎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此詩之妙旨也焦氏筆乘

燕燕

燕燕詩序以為莊姜作愚三復末章終疑序說為非大明詩摯仲氏任任為摯國姓此何以訓為任卹之任寡雖男女通稱若自稱寡人豈以莊姜之賢乃為呂雉武曌先驅耶況綠衣日月終風詩皆稱我何獨於此趂韻也妄謂此為衛君悼亡詩燕以匹至而成巢反與也之子于歸猶潘岳詩所云之子歸窮泉也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猶士衡詩所云出宿歸無期揮涕涕流離也末章追述閫德猶夫晉武元楊皇后誄宋元皇后哀策文有

實聰實哲通於性命惠問川流芳猷淵塞等語也仲氏任只當屬薛國之女惜乎衛為狄滅史策盡亡吾言無徵曷勝浩嘆陸堂詩學

嚏

俗說以人嚏噴為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則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嚏當為不敢嚏咳我真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也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

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丁計反然則嚏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嬾真子

睍睆黄鳥

黄鳥見前但其鳥以色名又以目名舊云黄鳥好視善窺人凡窺伺人者多名鶯視故詩人以睍睆稱之睍睆者好視也又出目貌謂視之滑露者也若好音則在下文載好其音另出一句如云此好視之鳥又能好音與此句無涉乃解睍睆作黄鳥聲且以清和圓轉釋之此

是何據按黃鳥郭注作黃離留陸璣作黃栗留當甚熟時每來伺桑間故里語有云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否謂其善看視也且黃鳥本名黃鸎集韻廣韻俱作黃鸎以兩目出鳥上為名正所謂睍睆出目者其又作鸎以易傳離為目目本離火而尚書洪範大傳則又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謂火之外光如目之視物故鸎首之戴兩火即鸎首之戴兩目此固合尚書周易毛詩解一物者乃以目部字而解作音聲且使南宋以後凡作字

書者皆以睍睆鳥聲註目部間不惟六經七世間尚復有識字者乎續詩傳鳥名卷

谷風

谷風篇毋逝我梁四句傳作戒新婦言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又自解說我身且不見容何暇䘏我之後哉亦說得去但小弁卒章亦用此若如此說則與工文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不相連接矣況梁與笱義皆無取閱字尤難說其意此蓋取譬于魚以戒後人也逝字

發字皆指魚逝即悠然而逝之逝發即鱣鮪發發之發若曰其夫乃無常之人今雖宴爾將來恐汝亦逝于我梁而發于我笱也前車宜鑒我不是身親閱歷暇為後人憂耶如此說即小弁亦可通賀言我已被讒而逐後人無蹈吾故轍也末章如傳說亦好某謂不如總作御窮說窮冬之時我蓄旨以御之至我道好時便宴新婚而厭棄我是以我御窮也汝今者驕盈恣肆之狀盡我勞苦所詒也不念昔者我初來汝家之時是何如景況

耶如此說與前兩章都有關照榕村語録

式微

式微語詞也微如旄丘所傳瑣尾是也當是黎侯行李薄旅況悴故再言式微甚可憐也下語又单稱微其意又可悲也露人所不欲犯而胡為犯之指在旁故舊也泥人亦不欲犯而胡為犯之指君自己也當是此役相隨者有故無親故旄丘責其親也旄丘三呼叔伯若以人情推之當為黎之親族而非衞之臣子也詩總聞

聯句起式微詩

聯句或云起于柏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為乎中露蓋泥中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為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具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泊宅編

褎如充耳

褎如充耳黄實夫云褎然盛服之貌充耳者瑱也集傳聾人多笑本鄭箋而近於謔陸堂詩學

簡兮

詩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為伶官之詩申公曰簡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嘆曰簡兮簡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政如東觀漢記淮陰侯拊胸嘆曰信乎信乎碌碌乃與噲等為伍乎毛本譌柬為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易曰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則三年有賞於大國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為共工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兜

三苗不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天祿識餘

泉水

孌說文云慕也諸姬周同姓之國也左氏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與此義同穆姬志欲歸衛以救衛言彼泉水亦流入於衛國之淇已獨不歸衛是泉水之不如也我之懷念於衛雖無日不思而國小力綿無如彼何竊慕同姓之國必有以篤親恤災為念者聊欲以大義動之而與之謀與復焉此下二

章皆言謀及諸姬之事按春秋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侯宋師曹師城邢至次年始城楚丘而封衛焉當邢遷夷儀之時衛尚廬于漕也齊桓新霸而宋曹邢之交方合其勢足為諸侯所倚恃四國之中曹邢與衛同為姬姓而齊宋則衛之昏姻也穆姬之所欲與諸姬謀者意在曹邢二國而中間又欲望援于齊者以齊為霸主且伯姊在焉若宋桓夫人已歸于衛而不在宋則禮不當往宋

故語不之及詩之寫懷與當日情事相合如此其先適曹次適齊次適邢而後至衛者意行程次第云爾出宿于泲言適曹也禰即今曹州之大禰澤也穆姬自許國出而止宿於泲水之上葢將以救衛之事告之曹國告曹已畢又將適齊則曹人當餞送之於禰也然此及下章皆虛擬之如此非有是事出宿於泲一句中該括與之謀意在内後倣此女子穆姬自謂也問訊諸姑伯姊指齊桓公宮内之諸姬言桓公之夫人曰王姬内嬖如

夫人者六人自長少二衛姬而外尚有鄭姬密姬皆衛同姓不能定其輩次故但以尊行稱之曰諸姑也伯姊則穆姬之長姊齊子即長衛姬是也穆姬欲赴控于齊言我為嫁出之女雖與父母兄弟相遠而故國有難情不容恝今齊為大國力能相救不知尊而諸姑親伯姊將何以為之策乎時穆姬雖不果行而齊桓公已使武孟師師戍曹武孟齊子所出衛之甥也後又合諸侯封衛于楚丘倘亦齊子吹噓之力歟千言二地名出宿于

干穆姬又自齊出而出宿于干之地欲求救于邢也飲餞于言者既與邢謀則求救之事已畢可以歸衛故邢人又具酒食于言地餞送之也瑕玉病也不瑕有害總上所擬經行曹齊邢衛四國而言言是舉也果所行合義而不瑕玷乎抑有害於義乎如謂親親關情惟力是視是不瑕也如謂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是有害也究之不敢以不瑕自寬而以有害自克則穆姬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世本古義

静女彤管

王介甫云俟我於城隅言静女之俟我以禮也其美外發其和中出其節不可亂者彤管也貽我彤管言静女之貽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辯云彤赤漆也管謂笙簫之屬按静女詩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注云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箋云彤管筆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過記其罪殺之後

漢皇妃序云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左氏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詩邶風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赤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考之不聞謂之樂也西溪叢語

展如之人

其之展之展展衣也次言展如之人言展衣乃似此人也下語如蓮花似六郎詩總聞

相鼠

閩陳第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愚於蓟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注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久矣潛丘劄記

諫夫詩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亦齊魯韓之說與困學紀聞

五馬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龎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墨客揮犀

君子去就

干旄四馬至于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為也權輿四簋

至于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禮困學紀聞

載馳

衛君臣相從于淫國破家亡不知控告于方伯徒使既嫁之女扼腕自傷賦詩見志齊桓公攘狄封之楚丘不出夫人控于大邦一語古序云許穆夫人自作貴之也其知言乎宣公宣姜昭伯滅絕人理乃所生如壽如文公又如許穆夫人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信哉詩經辨體

綠竹

毛公解衛詩淇奥分綠竹為二物曰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韓詩竹字作藩音徒沃反亦以為萹筑郭璞云王芻今呼鴟脚莎一云即菉蓐草也郭璞云萹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陸璣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按此諸説皆北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寇恂為河内太守伐淇園竹為矢百餘萬衛詩又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菉竹豈不明甚若鴟

脚莎莱草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考槃

鄭俠暇日誦詩聞子姪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碩人之於君有卷卷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絶之俠嘆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畎畝不忘其君况於賢者一不用而忿戾若是哉葢弗諼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俠雖流落顛挫之

餘一話一言未嘗忘君云東都事畧

碩人

劉向列女傳云齊人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姣好始往操行衰惰心淫佚冶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曰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

心以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愚因此悟子夏禮後之説其所謂素以為絢者蓋咏象服耳先儒謂象服者畫翟羽于其上故孔子以繪事後素解之詩人但咏姜氏族類容貌服飾之盛而絕無一語稱贊其德子夏心疑詩人之有微辭也若曰君夫人信美矣但象服禮服也詩人何為僅附見於容貌之後倘亦刺其脩容而簡禮乎此亦傅母立言之指所謂意

在言外者故孔子許之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今文逸素絢一語而舊解禮後牽強不可通非列女傳孰使正之哉他詩若刺宣姜刺魯桓亦俱言服飾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闕失自見其機軸頗與此同甚矣古詩之微而婉也詩世本古義

芄蘭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為韘之制

亦當與芃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夢溪筆談

自伯之東

詩序辯云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而鄭在衛西則與詩言自伯之東不合愚按春秋莊六年有王人子突救衛一事於時於地無有不合之東與齊戰也録此詩豈惟見女子善懷所以罪衛朔之無王而怒齊襄之黨惡也陸堂詩學

諼草

毛詩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云諼草令人亡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於鰥居之人然伯之暫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有北堂之義說文藼萱𦺍蕿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蘐據爾雅諼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諼草字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本草云利心志令人歡喜忘憂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之生男子故謂之宜男草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之義未詳西溪叢語

木瓜詩解

紫陽解詩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為穿鑿輔廣童子問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師說則欲盡抹倒小序家語以傅會其謬依違可笑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詩反復諷詠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其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為美齊桓恐非居後揣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傳也竊意桓公既歿之後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恵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為是詩

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鑿空而為此言乎先生以為不然曰若以此詩為衛人欲報桓公之詩則齊桓之恵何止于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報之也愚謂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説亦傳會之失實無所據而先生疑以為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為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至于家語所載夫子之説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信而其言亦又無甚意味且於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為先後也其他解有女

同車風雨子衿等篇皆傳會無理諸家之説斯為最下

池北偶談

木瓜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楙木可食之木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為瓜為桃為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土飯之義爾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

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威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雖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箋以木瓜為楙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初學記六帖於果實木瓜門皆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昔之記言者謂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按木瓜詩投報之辭以為喻爾未見真有投報也恐非孔子之言

西溪叢語

楊龜山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葢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夫興滅繼絶善之大者況衛人報德之辭豈得不録龜山以此辨詩春秋去取異同則可耳桓公大義烏可沒邪

居易録

瓜桃李雖易得而皆可食之物瓊琚瑶玖雖甚珍而止可玩之具我所得皆實用所報皆虛美以此推之不足以報也古謂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詩總聞

彼稷之苗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王氏解視黍而謂之稷者憂而昏也程氏解彼黍者我稷之苗也校先儒平易明白之說固為穿鑿云閒見後録

日之夕矣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矣於文日夕為㫧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賔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宦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乘而晦明之節亂矣日知錄

曷月還歸

戍者更番守備以歲為計瓜時往者亦及瓜而代此詩人因逾月不代故其謳思第曰曷月與不知其期者不同毛詩明辨錄

采葛

朱子以采葛為淫奔之詩非也是詩也賢者見棄而思君之作也蓋葛可以御暑苗藟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既棄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其一章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一

日之思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肅敬仰承
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既棄予則蕭條甚矣故興
以采蕭而賦焉其二章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
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采而預畜久而益
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今君既棄予則病愈深矣故
興以采艾而賦焉其三章曰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
歲兮一日三歲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
思念之切更極其至也彼託辭也三章非獨止于賦也

故曰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急也詩說賢者被讒見出閔之而作留青日札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三章古注以為思賢大夫者可從蓋與大車相次則見周德雖衰猶有流風善政在耳然以留子嗟為人姓名子國為其父之子為其子則未可信以文意讀之留者其人姓也嗟者嘆詞也國者言其所治邑也之子則斥言其人也其人之治此邑必也能勸農桑教

種樹故去而邑人思之言今日丘中之有麻者嗟乎豈非彼留子哉何時復來施其敎乎丘中之有麥者昔日留子之國也何時復來食此邑乎丘中之有李者亦由彼留子也貽我者李耳我視之則如佩玖矣始望其復來終則不忘其遺愛也詩所

彼留子嗟

留即今之陳留公羊傳鄭先處留是也嗟音舊叶磋施音舊叶沱不知子嗟乃子多之訛盖鄭桓公字多父也

子國即鄭武公史遷以為掘突譙周以為突滑皆古書之烏馬豕亥訛而傳訛也按國語鄭桓以孥與賄寄鄶虢將其來食寄孥也貽我佩玖寄賄也詩緣此作當屬鄭風而留為東都之地雖入王風可也陸堂詩學

將仲子

龜山論將仲子云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説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

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為可懐而終畏人之多言也此意亦有未盡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為說冀以稔成其惡耳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

故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是以至誠待莊公矣居易錄

叔于田

龜山論叔于田云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理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為衆

所謂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為此意猶有未盡者人之賢不肖各有其黨黨羽孽牙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華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孽牙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悅而歸之哉居易錄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刺字殊失詩旨張南軒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嚴華谷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曰惜曰憐得其旨矣且忽所辭之齊女乃文姜也豈為不智哉居易

録

褰裳

補傳云溱洧未必褰裳可涉此言欲其急于拯亂耳言大國如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則當速褰揭其裳渡水而來毋容少迂緩也他人他國之人也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縱爾不我思然大義所在獨無他國之人起而圖我者哉盖激之也蘇轍云子苟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嚴云望大國之正己其情甚切不主一國也舊說謂爾不我

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為悠緩之辭非告急之意狂童指祭仲即扶蘇篇所謂狂且也鄧元錫云仲置君如奕棊蓋其易也故詩數以狂童目焉穀梁傳云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狂童之狂也且言狂童之狂已甚故大國之正已不可緩也且助語辭左昭十六年四月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是可以得

此詩之意矣詩世本古義

褰裳涉溱

敢取是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惠然而思我耶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耳曰何哉女子而渡河褰裳也者女子曰子思我子當褰裳來嗜山不顧高嗜桃不顧毛也毛詩寫官記

子衿

序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意亦近之而特

未明此詩立言之㫖按左襄三十有一年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决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

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王應麟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築宗廟宫室臺榭門廐莫不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頖宫鄭之鄉校而已愚按鄭時有毁鄉校之議故至鄉校者頗少子産意在使夫人游焉論學之餘因之議論國政而知其所行之得失所以通篇皆屬望生徒來游之語詩世本古義

風雨雞鳴

自謡詩之説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即漢後史事其于經典有闗合者一概掃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于儀範廢帝倮之廹之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之可畏不謂謡説一行而此等遂閴然即造次不移臨難不奪之故事俱一旦歇絶無可據已嗟乎痛哉又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証者甚備

郭麐叛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辨命論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廣宏明集云梁簡文于幽縶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田汝成云風雨之詩序以為世亂君子不改其度而必以為淫奔之詩王風君子陽陽序以為賢人仕于伶官與邶風簡兮同意

而必以為室家思夫之作夫毛公之序詩與朱氏之註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即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既無可以助名教而反以之導淫佚此何意也主客說詩

總角丱兮

甫田詩似指襄公古人取名不一且以童年取名言之襄公諸兒即其身取晉侯小子潞子嬰兒亦即其身取此詩稱總角至丱兮畧似襄公氣象也詩總聞

雞既鳴矣

此咏賢妃之告旦者據舊禮在朝原有告時之官如周官宫正比擊㰎挈壺氏定刻漏而雞人一官則專主告時如所云夜呼旦以嘂百官者似不必后夫人親為告旦故前時說夜如何其詩謂世衰禮廢因有自相問夜之事其說固善特古禮闕失即周禮多不可據間揣禮文似雞人供職皆于大喪大祭及賓客軍旅之事行之故曰大祭祀嘑旦而不及常日意者宫禁幽深或亦廬

士所不及歟若書傳謂夫人御君太史奏雞鳴於階下少師奏質明于陛下則並鮮証據然且舍雞人而別責之太史少師此皆不可解者至兩漢以後則專設雞人一官蘇氏志林謂漢官儀宮中不畜雞但取善作雞鳴者以代之謂之雞人唐詩絳幘雞人言首戴絳幘如雞冠也然或不作雞聲間有代之以歌者如晉太康地志云後漢固始公安細陽鮦陽四縣衛士習雞鳴曲于闕下歌之即明制升殿有雞人于東廊下唱日出曉之歌

猶是遺意惜其禮久廢每欲究其事而未得焉續詩傳鳥名卷

桑者閑閑

十畝之間何也曰淫奔也若非淫奔何以曰桑者閑閑兮哉漢志云衞地有桑間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則地凡有桑皆其阻也凡有桑者則皆得為之聚之起決淫也夫桑者桑婦也若非決淫則何以及桑婦哉雖然彼男子不採耶何也曰古文云穆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桑者桑婦也彼以為採桑婦工故必桑婦而後

得稱為桑者故又曰出禁桑者用禁暴人也蓋惟恐狂

夫之或及于彼桑婦也非桑婦則暴何禁矣曹植云美

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解曰閑麗也則夫閑閑麗者乎

使非婦何麗矣國風省篇

唐風

朱子集傳於魏曰民貧俗儉於唐又曰土瘠民貧勤儉

質樸昔太史公之傳貨殖也於關中則曰膏壤沃野千

里南則巴蜀亦沃野地饒天水隴西畜牧為天下饒燕

有魚鹽棗栗之饒齊帶山海膏壤千里而言三河若咢足王者所更居土地小狹其俗纖儉習事則河中之瘠至漢猶然今距漢二千餘年天下富商大賈皆聚於魏唐故都與古大殊者其民能耐貧所謂惡衣食致其蓄藏以勤儉致富也毛詩明辨録

山有樞

按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畆之戰生命之曰成師仇立為文侯

卒昭公立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桓叔有不軌之謀而昭公不知諸大夫難察察言之故作此詩以使之覺悟非相勸為樂也胡允嘉云是時昭公弱不自豎桓叔強且漸逼若朝生之菌夕而即落識者傷之以甚愚之主至急之埶百務頹廢不舉之時而欲告之以保身寧家之道則其說也長而其入也無緒故喟然曰與其齷齪以待亡何如快樂以永日所以發其傷心之痛而振其欲死之氣詩人語苦而意蹙迫矣其後昭公卒為潘

父所弑何其難悟耶詩世本古義

敬爾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婁則下民易之矣脩爾戎兵所以詰其武也弗馳弗驅則四隣侮之矣夙興夜寐灑洒庭内所以無廢事也弗灑弗埽則門内皆呰窳矣琴瑟酒食燕樂嘉賓所以無遺賢也弗飲弗鼓則在位皆解體矣性嗇者愛及壺漿好儉者不事邉幅至于客座生塵宫懸不設自謂減衣節口生殖日繁矣豈知死隨其後而終身勞攘卒為他人地耶硯溪詩說

揚之水

不敢告人則已告人矣素衣朱襮何等服色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篇什見之不敢告人之語直同兒戲此固有心人儆晉之言如厮養卒所言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惜庸主碌碌不解此老一片婆心耳樗園詩評

昭侯無大不道之行但微弱耳桓叔借好德以市其民故國之有強封寧使其暴毋使其德可畜百叔段而不能畜一武叔此任城所以有棗萜之毒而陳思有煮

豆之泣也朱褷相從其陳橋之黄袍乎

綢繆

綢繆刺密康公也康公從恭王遊于涇上有三女奔之詩人託為其母之辭以刺之周語云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列女傳稱康公母姓隗氏按路史國名記載赤狄潞氏皆隗氏潞氏後為晉所滅是詩乃周畿内詩而入之唐風者倘亦以康母族後入晉故歟詩言三星言粲者又言邂逅非三女同奔之事而何先主女來奔而言故首云良人既則主康公與三女相見而言故次云邂逅既又主康公受三女之奔而言故末云粲者詩經世本

東薪

古之婚禮成於昏昏必以燭燭以束薪燎之故直叙其

事當作賦看若以為興語無着落孔疏云謂負薪至家之時見星在天未必束薪之時星已在天此于情事不合玩末章見此粲者三女為粲一妻二妾士大夫之家豈有躬自負薪之理況昏娶之期預先擇定即平日負薪之子亦暫輟豈有臨娶而尚負薪又首章為婦語丈夫之詞豈有女子將施衿結帨而甫釋薪乎即託言亦于理不合昏禮嫁女之家三日不滅燭思嗣親也燭為昏嫁所必需故多束之

葛生

序云刺晉獻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然觀二章云歛蔓于域誰與獨息末章云百歳之後歸于其室不得不指為嫠婦之作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嫁未久也勝毛傳齋服多矣王魯齋以予美二字斥為淫詩僕勿敢從陸堂詩學

采苓

愚按十三州志雷首山夷齊所隱地理考云河東縣本

漢蒲坂縣也伯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篇中三呼首陽其刺詭諸之信讒而易樹與六疊舍旃其諷共子之遠行而無死與人之為言何得焉謂雖有讒言亦無傷也陸堂詩學

寺人之令

馮時可云古者君臣相與如家人父子至秦而始自尊大屏深宮息于延接矣君臣隔絶則必以寺人傳語葢秦俗然也史記年表書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

即寺人也是襄公為之法也夫傳語而至于受學學受學而至于竊權變所由來非一日矣然則望夷之禍其濫觴于車鄰也聖人録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詩世本古義

板屋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氷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困學紀聞

蒹葭

富平李子德云水一方者葢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情深故主此延州來李子歎其為夏聲焉亦善於說詩者也陸堂詩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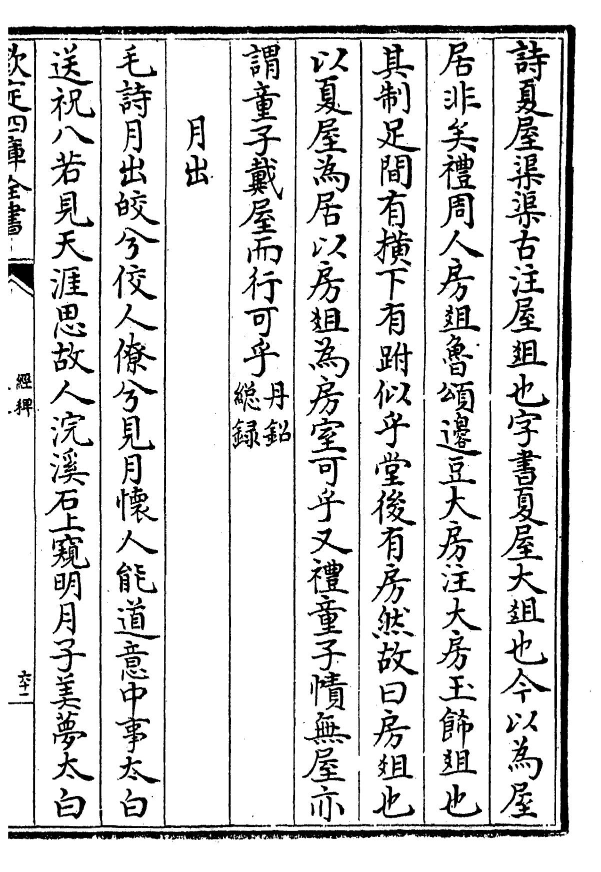
秦至襄公子文公始有岐豐之地則此詩當屬之文公郝敬云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黜詐而卑武功自文武至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為事刑殺為威其民愁居懾處思昔太和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

思西視秦邠有艱難牽率之苦文武成康之澤維係民心而秦人慘礉之法束縛其手足自立國之初已然矣序所以謂之將無以固其國葢周之興也詩歌芣苢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強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删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詆詩序為鑿空豈不誤乎詩世本古義

臨其穴

臨其穴惴惴其慄夫臨穴而懼則以生納之壙中故也敢取是曰三良固許君以死者也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三良之志也三良固志死而猶惴惴然畏死乎哉其穴三良穴也臨之者人臨之也即時之呼蒼天者也其慄人之臨之者則其慄也王粲詩曰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即亦以臨穴為呼蒼者也曹植詩曰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嘆明云登其墓也毛詩寫官記

夏屋渠渠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俎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丹鉛總錄

月出

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子美夢太白

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顔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露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焦氏筆乘

澤陂

序云靈公君臣滛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王氏因之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義亦可通但玩篇中傷如之何涕泗滂沱似屬女子哀死之

作又云碩大且儼則所懷者亦似正人未敢必其為淫也陸堂詩學

無知無家無室

萇楚羊桃也雖卑瑣亦可咲何必珍奇也婦但求淑不必求艷夭治也沃澤也此非所以成人家道益人壽考故以無知無家無室為樂言不若無此則無他憂有此必可憂也無家無室人道之大缺無知人生之大患細推無家無室雖此欲不遂而此念不斷不若無知之為

安樂也詩總聞

夭恐是桃之夭夭之夭均是桃也詩人措辭發興皆相似但彼以有室家為宜此以無室家為樂爾當是風俗有異故人情亦殊也詩總聞

鳲鳩下泉

鳲鳩四章依舊說不過是每章換韻至第二章尤說不去難道淑人君子之常度只在帶絲弁騏乎此詩須合前後篇觀之候人之詩譏德不稱官賢人在下故曰不

稱其服曰季女斯飢下篇冽泉亦是此意推此便得此詩之解鳲鳩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乎如一君子之儀亦然故由其儀之一知其心之如結也下三章都承此章說言君子不是以一例看待為均平如此則賢否不辨反不均平矣鳲鳩在桑其子則在梅梅佳木也淑人君子則于賢者其帶之也伊絲矣帶既絲則弁之也伊騏矣大夫之服也鳲鳩仍在桑而其子則有在棘者矣棘惡木也君子於不良者而法度不肯差忒則足

以正四國矣鳲鳩仍在桑而其子則有在榛者矣榛比棘差好比梅則不及平等之人也可以善可以惡君子則善其儀法以正之能正是國人胡不更歷萬年以保其家邦乎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可知為惡木矣墓門有梅惜其有鴞萃止可知為嘉木矣凡上句不換次句遞章換者皆有義理得其理字眼皆合意思甚足下泉亦説得未當易云井洌寒泉食洌潔也功足以及物有何不好詩意倒是説稂蕭蓍皆賤草而受洌泉之潤

亦不稱其服之意三章俱念周京之盛時其盛時云何即末章也芃芃黍苗非稂蕭類也則有陰雨以膏之四國已被王澤矣又有郇伯以勞之此周京之所以念也黍苗與稂蕭對陰雨與下泉對詞意顯然又侯國取喻于地之下泉王澤取喻于天之膏雨都妙榕村語録

豳詩

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周正言之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夏正言之獨鈌三月蠶月

是也豳詩備一年之日月矣熊氏經說

豳風紀用酒

豳風紀民之飲食衣服詳矣其用酒也惟二焉介壽親之至也兕觥尊之至也外無所用酒于耜舉趾不敢以酒勞其勞女心傷悲不敢以酒慰其憂墐户入室晝茅宵綯之時不敢以酒解其寒凄節其勤苦何風之儉也文王誥西土時有不祀而用酒者武王誡妹土時有不養而用酒者商受沈湎之風雖二聖挽之而不足噫可

畏也

詩經辨體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敢取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何謂也豈一物而異其處與抑羣物者與夫既一物而三名焉矣則夫在野者之為何名也在宇在戶者又何也且夫一物而既動股又振羽則必以時變焉耳在野之後其以時變耶抑猶然振羽者耶抑猶非耶天下有詞之蒙義之滯如是者或曰非也此言農人居處之有節耳夏則露居

及秋而漸處於內也西成早晚刈穫有時或棲或戶於焉聚語耳故下節云十月之後當蟋蟀入床之際而其為居處又已異也昔在戶今墐戶也昔在宇今將在室也若以為莎雞然也則絡緯無入宇戶者以為蟋蟀然則月令季夏之月即已蟋蟀居壁矣安得七月尚在野

毛詩寫官記

改歲

豳風于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㕘義於三月

云歳既単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歳之大務故皆以
歳言之困學紀聞

東山

讀東山知宗周之為樂土也士雖從征田廬井邑無恙
也出入守望黨賙閭䘏可恃也故歸士無室者思家中
之景不過伊蝛蠨蛸鹿場熠燿而已如祈父有母之尸
饔則其思奚暇及此哉詩經辨體

町畽鹿場

詩町疃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説文曰町疃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葢因町疃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迹獸踐附會之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町疃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疃之地踐為鹿場非謂町疃即鹿場也且説文以町疃字載於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町疃果為獸踐則非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干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

京賦徧町成篁註町謂畎畝王充論衡町町如荊軻之
廬石鼓文原隰既垣疆理疃疃毛伯敦銘予既疃商莊
子舜舉于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疃也皆說田野並無
鹿跡之說如豳風以綢繆牖户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為
鳥巢可乎丹鉛總録

親結其縭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
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

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褵褵婦人之禕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即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媵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為陽天之成數十為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别離時在家相見孰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褵為帨巾誤又以親結褵

為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㫖所謂差之毫釐謬千里

矣（丹鉛録）

經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稗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經稗卷六

兗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詩經

常棣

詩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毛注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史記謂周召皆以召公為周公之庶兄弟左

氏傳王怒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云云孔穎達云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不言召公所作當別有據西溪叢語

鳥鳴嚶嚶

東皐雜録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樂天作六帖始類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雎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為黃麗用自漢已然不可謂樂天始也野客叢書

民之質矣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

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譸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龎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則祈天承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斲雕為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為本日知錄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

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卒不隨車遇缺即補斯已異矣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

後知車戟之為謀遠矣日知錄

詩南陔

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祴夏儀禮作陔字則陔通于祴且辰窮于亥是戒之時也泊宅篇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為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為及秦之世而亡之乃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為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為逸詩則亦有辭非諸

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皆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葢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束晳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

六笙詩未亡

詩序所次篇目合六笙詩共三百一十一篇後人相傳以為定本而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及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其傳自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為夫子刪存定數未嘗有三百一十一篇也抑徽獨史記諸書而已當孔子未錄商頌之時所刪周家之詩篇

始于周南而以魯頌為殿亦只有三百篇耳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者全詩之數思無邪者殿卷之語也其後以已為殷人復録商頌五篇綴于魯頌之後合之始有三百五篇然則三百五篇之為夫子删存定數審矣烏自而虚懸有六笙詩之名以為三百一十一篇乎盖緣漢儒見儀禮有此篇名謂諸詩皆見經不應此六詩獨無輒便挽入於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間俾以類相從而又復竄并序語俾與諸詩

一例大抵皆贗託非初本也若夫儀禮所取斷不為夫子所刪而經夫子刪後之詩其存者唯有三百五篇而已則六笙詩何得不在其內故愚謂六詩具存特因笙奏曲名與詩篇互異遂至此誤亦猶斯干之詩以管奏之則別名新宮時邁諸詩以鐘鼓奏之則別名九夏也六詩伊何南陔即草蟲也二章三章皆有陟彼南山之語故曰南陔陔者隴也謂南山之隴也白華即采薇也其四章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常者常棣也常棣者

白棣也隱常棣之名而著其色曰白華也華黍即出車也其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此則摘字為名如漢廣之類其尤昭晰者也三詩皆言為君宣力之事故於燕禮鄉飲酒禮奏之使凡在席之臣聞而知勸亦與歌四牡皇皇者華同意者也由庚即吉日也以吉日庚午取之禮歌魚麗則笙由庚謂燕饗之物無所不備水產有魚陸產有麀鹿有豝兕竭誠盡禮之至也崇丘即緜蠻也以丘阿丘隅丘側取之禮歌南有嘉魚則笙崇丘

謂上之人志在得賢必有後車之載而後足慰翩騅之思望諸侯貢士賓王也由儀即菁菁者莪也以樂且有儀取之禮歌南山有臺則登由儀古者養老必於太學凡視學必養老一以崇憲乞一以儲俊造是教化之大者也夫故燕禮鄉飲酒禮均有取焉爾也詩世本古義

伐太原戎

溥代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

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書此以補詩說之遺困學紀聞

其車三千

朱子曰法當用三十萬衆故有謂兼起鄉遂公邑之兵有謂會諸侯之師每致疑于動衆之過多夫大司馬之

法王六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合七萬五千人適當六鄉民戶之數六遂亦賦兵車再合之畿內都邑可知非戶盡籍為兵也戰車之制輕車一乘七十五人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合輕重車三千亦須十五萬人中興之兵精而不多賢者為將練而有律或言車兵三千人耳其三章曰陳師鞠旅即三千之數也不然北伐之師元戎十乘其先鋒兵只有二旅中軍三倍之可矣毛詩明辨錄

古之用兵謂之遏劉不尚殺戮至戰國時王翦非六十

萬人不可直是殘民以逞歷觀春秋隱之初年鄭命子封帥師二百乘以伐京閔公二年齊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戍曹用人不多猶有古意至于襄二十四年鄭子展子産率七百乘伐陳昭公八年魯大蒐于紅革車千乘昭十三年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以漸而多即二百四十二年而前後不同如此然晉魯治兵車不過千乘此詩在周盛時其車三千必非三千乘也毛詩明辨

方叔元老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困學紀聞

芑杞荼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梁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檵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

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車攻

有人問古來田獵詩何以為第一某答之以車攻問者笑云又來說道學了某云叙田獵孰不鋪張熱閙即至結束收歸正論又顯然發露意味便短杜工部觀打魚詩亦只如此詩乃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宛然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之意即相隨衆人皆有網開三面之仁至云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說

得逼靜聞遠而聲近聞次第而聲囂張聞小而聲大聞安和而聲疾急却不説出仁愛物類終事皆肅靜字面而意味深厚玩味不盡凡物力之備射御之精法度之整齊人心之歸向一段虛公有學問之意無不曲曲傳出其實有聞無聲豈惟田獵萬事皆要如此一有聲便僨事榕村語錄

祈父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紀

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羌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困學紀聞

尸饔

尸說文云陳也饔說文云熟食也孔云明熟食故可陳也許氏異義云謂陳饔以祭也獨言有母者以母性愛子又或此從征之人多是無父以王師屢喪復遺孤子

出征猶戰國策所謂今其存者皆死秦之孤也其悲甚矣蘇轍云饔祭食也士憂兵敗身沒不得還守祭祀而使母獨主祭也愚按蘇解近之但尸饔非主祭之說乃是慮已必死則其母當陳熟食以祭已也詩世本古義

白駒

陳際泰謂白宋色客宋號言授之縶以縶其馬頌之有客已言之矣其謂留微子與其子孫之詩歟鄭氏直以為餞箕子也其說云殷人尚白至周猶仍其色乘彼白

駒非殷士而何受之以縶維隆之為嘉客至公侯不足挽空谷之轍而尚冀其無金玉爾音此其意何篤摯然卒不彊留者以賢者固各有志無苦相逼也嘗觀膚敏之億麗侯服周京者不為少矣且以不如夏廸簡在王庭服在大僚為憾所謂伊人何獨可近不可攀如此則予又意非他人必箕子也蓋周人誠不吝公侯之爵以寵殷獻臣而箕子自靖罔為臣僕豈肯變其初志武王亦不敢彊臣之故訪範之後封之朝鮮雅歌白駒頌謌

有客要之皆此志也夫殷有三仁微箕猶並在而予獨以如玉目箕子者盖微子向已行遯矣若如抱器奔周之妄説則必非倐來而忽去今朝今夕何煩縶馬若既就封則固已膺桓而為上公矣爾公爾侯又何勸焉即返旆宋都亦未可云遁思也夫維箕子繹囚而陳範陳範而又不為臣是以有朝鮮之長往在彼空谷此行是已無金玉爾音其有味乎洪範之言而更祈嗣音乎予故曰白駒餞箕子也詩世本古義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勞于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丹鉛錄

節南山三詩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序俱謂刺幽王鄭謂十月之交以下當刺厲王孔氏又謂雨無正斬四國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厲王時沔水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宣王時而論語注以為平王東遷諸侯始相侵伐幽厲雖無道尚能治諸侯故論語注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為始三家之說已乖剌不相合矣而詩言亦有可疑者四焉幽厲之將亡也召公知之尚良夫知之伯陽父知之然猶曰其與幾何曰周室將亡皆懼而戒其將然之詞今曰國

既卒斬曰宗周既滅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斬未滅而以斬滅期之不幾病風喪心作詛天子乎里巷小民為此言者猶將隱其姓氏以免禍不應直言家父作誦也其可疑一也檿弧箕服之謡雖聞於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是家父歷幽平桓三王不應若是之壽其可疑三也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為王都為亂刺羣臣之不從

王者厲王之流彘也宣王在召公之宫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觧厲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且彘不聞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按節南山為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隠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即書尹氏卒則詩之尹氏即春秋之尹氏其為平王時無疑矣公羊於尹氏卒為譏世卿其説與家父之詩合家父之求車也在十年之後其作詩也在十年之前亦為不甚懸隔矣驪山之禍振古未有作詩示誡正宜明言曰

既斬曰滅之亦殷鑒不遠之意也且褒姒于平王為讐
陳其惡而歸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無慮其直而罹罪
也雨無正卒章明刺羣臣之不從遷者左傳瑕禽曰昔
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從王而止七姓則不從者亦多
何必紛紛曲為之解也劉公瑾為節南山正月雨無正
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于下于是春
秋託始于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
因廣其意而詳辨之鄭氏謂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蘇子

由謂陽月是夏十月孔氏及孫莘老是鄭說朱文公及嚴華谷是蘇說是蘇說者則以左傳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漢歷無幽王八月朔日食之事惟唐歷有之出于後人附會是鄭說者則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知雖在分至亦有災又漢歷古歷有差古歷無推日蝕者王基獨言周無八月辛卯交會之事不足信以此兩說牴牾又有從而為之辭者王伯厚謂黃帝顓頊

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涒灘歷有三年之差後之算歷者于夏之辰弗集于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余謂詩志歲時皆是夏正此無俟遠引即觀下爗爗震雷之句已知鄭說之誤豈有八月震雷而詩人詫為災異者哉硯溪詩說

訛言

維熊維羆兆幽王之禍維虺維蛇兆襃姒之亂安在其

為祥哉豈宣王末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歟此端一開無羊遂有牧人之夢正月亦有故老之占紛紛籍籍相率而為訛言矣 硯溪詩說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

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按文選張華荅何劭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容齋三筆

誇言自口

誇言㦦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

不及於小人譴浪之詞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叙為美談以至執女手之口發自臨喪之際齧妃脣之詠宣于侍宴之餘於是搔頭而舞八風連臂而歌萬歲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日知錄

烏之雌雄

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註云相似而難辨也然烏其翼左掩右者為雄右掩左者為雌一說焚其毛置

水中沉者為雄浮者為雌因樹屋書影

亦不我力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困學紀聞

日有食之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

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夢溪筆談

聖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困學紀聞

君臣弗克紹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用學紀聞

螟蛉有子

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陶隱居以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為子也余童稚時屢驗之陶說誠不妄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

間者名螺蠃穴地為巢者名蠮螉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既不同其質狀大小亦異螺蠃蒲盧即捕桑螟及小蜘蛛之類蠮螉唯捕蠨蛸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盡寘穴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而諸蟲盡矣墨客揮犀

壎篪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吹笙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為難和必吹笙以和之也又

若如塤如箎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塤箎言者他音一音各為一節惟塤箎二音同為一節盖同氣也大司馬韓公邦奇號為知樂其言亦然七脩類稿

楊園之道連上節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言豺虎亦惡之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言夷狄亦惡之也投畀有昊天無所不容也宜其受之乃亦棄之楊園之道白楊之園也塚墓多植白楊

陶詩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人挽歌多以白楊為辭移第七章楊園之道一句入第六章韵叶且意多詩總聞

大東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舊惟歐陽豈饒之辭畧近而不如王氏餽客之說余謂首章與糾糾葛屨六句對照周之盛時諸侯朝王而燕饗之其饋食則有饛簋飧也其升俎則有捄棘匕也禮書喪祭之匕用桑待賔客之匕用

棘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與西人之子四句對照為裂繒而發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謂行役之久也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顯用戲舉烽火事有冽氿泉無浸穫薪與白華詩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大旨相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即所謂艷妻煽方處也褒國在西蜀隱約言之舟人之子熊羆是求鄭箋世臣降為㝠氏穴氏蘇傳所服非其所有集傳依毛公訓富均失其旨按鄭語史伯云秃姓舟人韋註舟人國名路史舟人

後裔有晉大夫舟之僑葢襃女為内寵而舟人為外嬖也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則戚黨蟠固矣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列女傳所云飲酒沉湎以夜繼晝也鞙鞙佩璲不以其長傳所云倡優在前鄭語所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七襄七次周駕也織女七襄不成報章非謂申后之不見答乎牽牛不以服箱歲凶也啟明長庚皆太白宣王末年太白入昴老子知為兵亂見徐岳數術記遺又後漢蘇竟傳云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

晉書畢八星主邊兵有掠天畢載施之行西戎之禍其端已兆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謂箕歛亟而十室九空載翕其舌西柄之揭且憂讒口易樹而斗機絕綱矣是詩洞達天人非伯陽父之流斷不能作陸堂

大東五六七章

大東五六七章刺當時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譏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爾雅

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為虚位猶天漢之徙行矣織女刺後宫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杜皇后未崩之前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后崩故知織女為後宫也此章前後詩俱刺幽王大東所謂織女豈即艷妻之類耶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也牽牛刺將帥也注

牽牛即河鼓天文注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牽牛為將帥也不服箱言其驕悍不可制也啓明謂大臣其號曰太上所謂出早為月食晚為天妖東西俱不可也畢八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為邊兵為下犯上餘亦同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邊兵必興驪山之禍詩人其先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

有斗刺后與王也重言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宫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王衡又為帝居天文志曰斗為人君號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故知詩言箕斗為后與王也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疏云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載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柄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盖此詩與十月四章相似但彼則明刺此則微言耳歐陽公謂維

天有漢以下仰訴于天之詞朱子仍用其說果如歐言則三垣列宿皆可控告何獨及是乎箋言衆官廢職庶幾得之惜未詳言也硯溪詩說

刺宣王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譏言其興可見矣困學紀聞

先祖匪人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並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詈先祖為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為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鼓鐘

本義云詩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為何人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且

南非南夷之樂不知當指南籥抑為周南召南皆當闕其所未詳余謂此穆王之詩左傳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今懷遠乃淮南之地一証也竹書十四年王率楚子伐徐戎克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黿鼉以為梁遂伐越至於紆荊人來貢則淮之南北東轍屢經又一証也且穆天子傳為盛姬謚曰哀淑人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姬祥祀畢哭終喪於蹈氏庚辰舍於茅尺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是

曰素氏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則淑人固有所指而憂心且傷懷允不忘皆非泛詞惟末章語意稍别然傳中廣樂之奏無地不然亦未嘗不符合也以雅以南南自當指南籥齊魯詩有韎任朱離句皆由西漢不行左傳而誤者且以章句為詩詞陸堂詩學

為賔為客

為賔為客賔自君命者也客自外至者也詩我有嘉賔外傳承王命以為過賔易利用賔於王賔之義也詩我

客戾止左傳先代之後於周為客易有不速之客客之義也祭祀之賔舉自宗人儀禮所謂遵賔就主人皆盥於洗長札是也燕享之賔擇于大夫儀禮所謂命其為賔是也入則降而揖出則奏陔而送賔禮記然後與客宴儀禮所謂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是也賔之與客禮固分言之先賔而後客詩與禮皆然葢周之禮也尚書虞賔在位周禮八議之賔左傳外傳或言賔或言客葢偏舉與對舉之異文也

攘其左右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謂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與夫攘其左右者則攘臂也欲嘗其旨否則攘臂而就焉呂東萊所謂攘之也者喜之甚取之疾而不自知其手足之揚抑者也然則非手不可矣古文左右皆從手謂以手相助而後之以左右為助者借焉耳故有以左為左手者少儀曰居之于左臣則左之是也有以右為右手者檀弓曰拱而尚右是也有以左右為左右手者儀禮鄉

射云左右撫矢而乘之王風云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是也如謂纕其左右之人也則攘非纕也而謂恐僕從驚民屏其左右而嘗其所饋則田畯司嗇耳漢後為嗇夫寧有嗇夫而左右攘攘之如此者如謂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饁饁之味與除其左右之草而試其土氣之宜則農人饋食豈分陰陽而周官辨土安事薙草矣毛詩寫官記

車舝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肴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言我雖無旨酒嘉肴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謹荷庶幾畧也新婦難飲食故曰雖無足飲食者畧焉爾謹荷新婦難悦懽雖素無恵好相及耶言笑焉爾謹荷鮮我覯爾我心寫兮曰鮮少也我得見爾則我心寫而已曰罕乎哉我之見爾也此僅有也故寫也或曰鮮畧也新婦畏人見故曰使我畧見爾故古花燭詞必曰去扇毛詩寫官記

景行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髙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疎矣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為是任彦昇太宰碑文瞻彼景山肅然望慕雖引詩陟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西溪叢語

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

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曰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日知錄

之子于狩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或曰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韔其弓欲往釣

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亦無往而不與之俱也曰使其狩耶願則敓其弓使其釣耶願則綸其繩猶樂府云願篙櫓折教郎到頭還也蓋詛之也易曰彌綸天地王肅云綸纏裹也禮曰王言如綸疏云綸如宛轉繩是故綸有卷義毛詩寫官記

于狩于釣

二節皆預擬之詞婦人苦夫之困于征役也曰君子令遠出如此倘使歸來將何所事乎假使往狩我當為之

納其弓於韔中不使之用所以然者以田獵所以講武我不欲其習于武事也如其往釣我則願從焉當合絲為繩以待耳蓋時事倥偬故欲歸其君子但以烟波釣徒自娛是雖閨閣之言亦見其所遭之不幸也覩下章言釣不言狩則微意大可想見又韔其弓與綸之繩一其一之下字自別其者外之之詞之者內之之詞世本古義

臺笠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

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故謝
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是以為二事
蓋本毛之說趙信陵詩曰臺笠冐山雨渚田耕荇花以
臺笠對渚田是以為一事蓋祖鄭之說二詩皆有據依
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為笠則一也傳分之者笠本禦暑
而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則
知毛之見如此野客叢書

代崇代容

朱子道理熟說到聖人敬畏脩德處倍生精采興會都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都說得深微但有一說須與下文帖合方好不然頭腦太大此詩下文是伐密伐崇未應推說到此看來只是說文王為人不與人輕離易合亦不歆羨他人所有所以當紂昏虐之時人皆淪胥及溺而文王獨先登岸登岸既免于溺又可援手以救人溺所以密人侵阮徂共文王不得不救

之若以為道岸反覺不甚親切至崇人却與文王有讐害之仇故言文王不加人以聲色不長夏以兵革長於中夏即方伯也如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意不識不知一無私意應天而動天討所及文王不能不順之耳非報仇也都與下文一串說來方合榕村語錄

履武玄鳥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

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闢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

之子毛公于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按漢書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為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禨祥飛鳥墮卵知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為之不待辨而明矣容齋隨筆

公劉詩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于此其軍三單軍制始于此徹田為糧徹法始于此周禮有自來矣困學紀聞

土宇版章

爾土宇版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亂所以萌困學紀聞

宗子維城

价人維藩一節注疏决不可從朱子以价人為大德之人大師為大衆是已大邦大宗不難解難把懷德維寧一句横在中間下又云宗子維城何不叙宗子於大宗之後更難在獨將城字提唱而結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朱子依文解去殊覺參差無倫次其實只宗子維城一句說得合則自懷德維寧以下一氣順接而於价人維藩四句亦呼吸緊醒矣宗子不該說作各宗之宗子

宗子繼宗即天子也故以城歸之藩垣屏翰皆為城而設价人大師大邦大宗皆所以衛宗子也下字俱妙价人所謂元勳碩輔為國威重如一層藩籬然師即殷之未喪師之師國所與立惟民是賴如城之有牆然城之所以立也大邦諸侯如樹之以為障蔽者故曰維屏大宗強族如垣牆之楨幹然藉之以為羽翼者故曰維翰此四者必懷之以德方可恃之以安盖宗子維城然無德則雖有藩垣屏翰而衆畔親離且城且壞而宗子亦

孤立矣故曰無使自喪其輔致城之壞以致於獨也獨斯可畏矣德即宗子之德懷即懷諸侯之懷文從字順天造地設應如此榕村語錄

流言以對

彊禦多懟即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喪度之

元勲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郤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慎哉日知錄

抑詩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抑詩自言亦聿既耄知為耄年所作既耄而猶再三曰小子其謙抑至矣淇澳賓筵抑皆武公之詩淇澳作于盛年言學問賓筵抑皆

戒飲而抑乃既耄之作其言慎獨論語中庸取焉熊氏經說

用賢戮賢

鄭用三良未可間衞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唯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嬴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童華雁僇陳業隳昭圖嬰禍唐鼎移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困學紀聞

中垢

詩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中垢猶內汙也蓋以閨門之事

汙衊之若王鳳之誣毀王商兩鈔摘腴

封申

鎬京之有戎猶東都之有荊也宣王封韓侯於方城欲以制北翟封申伯於南陽欲以制荊蠻其詩曰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意可見矣然其最失策者莫如封申之役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以制諸侯者也圃田之狩其地猶天子畿內及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

險失鎬京之形孤矣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于戎申滅於荊韓滅于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崧高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故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詩人立言之旨夫子終雅之意深矣哉硯溪詩說

愛莫助之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虢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困學紀聞

尹氏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

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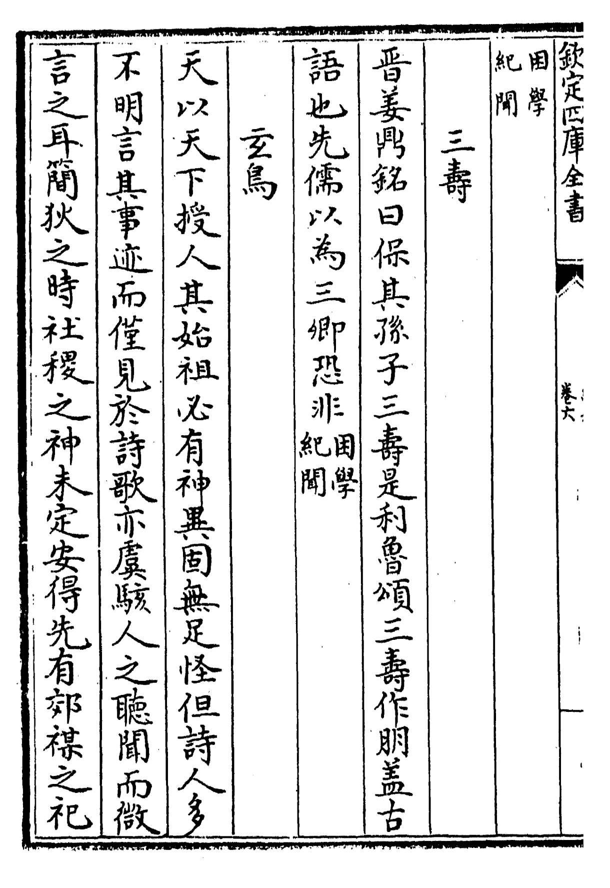
三事就緒

常武三事就緒朱傳說是三農某初以農工商說亦不是凡經中常用字都要畫一朱傳解擇三有事謂是三卿於三事大夫又云三公論理都該歸之司空司徒司馬方是國家舉事必須人役是司徒所掌必有政令是司馬所掌用度百須皆出于土地是司空所掌總離不得此三項看牧誓立政周官諸篇可見當時出兵言令

日不須再留不須再處凡國家之事職在司徒司馬司空者已俱就緒何須再留處而不行耶冢宰輔養君德統百官宗伯掌禮樂此時用不著故只舉三事榕村語錄

香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今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天寶禮不用



三壽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困學紀聞

玄鳥

天以天下授人其始祖必有神異固無足怪但詩人多不明言其事迹而僅見於詩歌亦虞駭人之聽聞而微言之耳簡狄之時社稷之神未定安得先有郊禖之祀

月令以秦書述周制而謂高辛之世已先有之此一妄也月令因此詩玄鳥之祥故祀禖神于仲春是月令附會此詩而謂簡狄因祀禖而吞卵則史之附會月令二妄也燕以仲春起蟄而來始營巢至初夏育卵祀禖既於仲春玄鳥甫來安得有卵三妄也燕之生卵必于巢無載飛載生之理何得遺卵于道路四妄也簡狄將祈于禖見燕卵非素所宜食之物何至遽吞五妄也然則詩人所詠之謂何或者如白燕投懷見于夢兆歟或者

上古以鳥紀官而高辛氏之支子適為是官誕育契歟即為神靈所集之身矣朱子集傳不易史記者以其相傳幾二千年無有異說與其為無稽之言以釋經不如仍前人所傳予豈敢謂吞卵為必無但論其理如此毛詩明辨錄

奚斯所作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禧此說是

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閟宫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為奚斯所作豈非誤耶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

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
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
藻彼歌頌則奚斯之徒 野客叢書

經稗卷六